

履痕

## 历险冈巴拉

| 刘川文 |

20年前,无锡援藏干部任国庆的事迹感动全国。根据市里要求,一个15人的新闻采访团,循着老任走过的路,进藏寻访他的事迹。

山南泽当,是老任他们当年建起西藏第一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的地方。我们去时,这个辖12个县、30多万人口的地区,全年财政收入仅5000来万,老任干事时的难处,不言而喻。感佩之余告别山南,是在高原清爽的晨曦之中,采访团员们披着当地领导送行的哈达,踏上了去贡嘎访问任国庆的藏族老同事的路程。

从山南去贡嘎,途中要翻越冈巴拉山。这山在山南的浪卡子县和贡嘎县之间,山口海拔高达4900多米。陪同采访的自治区广电厅干部贡桑德吉告诉我们,在藏语里,“冈巴拉”就是“雪山下最美的地方”,但翻越冈巴拉还是挺危险的,大家要有思想准备。那时西藏的路况远没今天的水准,记得车子走了很久,离开了柏油公路,进入完全是碎石的山道,在车轮碾着石头的噼里啪啦声中,盘旋而上,渐入险境,贡桑的预警开始应验了。

甫进山口,一辆大大超速的载重卡车,在一个急弯处险些与我们的车撞个满怀,好在司机处置果断才有惊无险。惊魂未定,汽车继续缘道攀升,越往上走,道路越险,一边是悬崖,一边是山壁,俯视车窗之外,但见山下的藏式碉房愈来愈小,车子越来越颠簸不稳,那感觉,车子像在往天上去。一向雀跃的老记们此刻大都缄口不语,有的干脆闭上了眼睛,我的心头也是一阵阵发紧,默默祝愿千万别出意外!一边寻思,老任当年进出山南,也是走的这条路吧。

采访团的工作得到西藏广电厅全力支持,他们调剂出两部最好的工作用车,一辆丰田越野车,一辆崭新的江陵全顺大面包车。作为带队者,我让团里最年长者和两位女记者跟贡桑上了越野,其余男人全上大车。面包车司机平措,三十几岁的藏族汉子,狭长黝黑的脸,在青藏线上开了十多年军车。可能对他来说,走这样的路是家常便饭,也可能想在我们面前炫技的“嫌疑”,竟然在S形不断的“天路”上,时不时玩一下“生死时速”,直吓得大伙冷汗涔涔。车子不知转了多少圈,才翻上冈巴拉山口,此时,团员中很多人已是头晕目眩,脸色苍白,大家要紧下车喘息放松。

与西藏所有雄伟的山口一样,冈巴拉山口也叠着好多硕大的玛尼堆,五颜六色的经幡,迎着山谷的风,呼呼啦啦地飘舞飞扬。站在山口放目南眺,四周山峦绵延起伏,湛蓝的“圣湖”羊卓雍措尽收眼底,遥远的皑皑雪山以它的雄伟圣洁,构成无比壮丽的背景,愈发衬托出高原湖泊的宁静和冷艳。不远处山坡上,三三两两的牦牛悠闲地散着步。正当大家从紧张中缓过神来,欢呼赞叹眼前的美景时,“嘭”的一声轰响,将我们的情绪从激动兴奋顿时拉回到焦虑着急之中。

原来,面包车的水箱爆裂了,滚烫的水从箱体破损的缝隙流出,淌了一地,又很快被干涸的山道吮吸得干干净净。车是新车,可“全顺”瞬间就变成了不顺!原来,彼时山口的气温只有十几摄氏度,人在高原上生硬的风中伫立,已能感到明显寒意。翻了几个小时山路的车,一

熄火便导致温差加剧,箱体开裂。时间已过正午,有点祸不单行的味道,天空突然起了黑云,风也愈发强劲,气温逐渐下降。贡桑说,这是典型的山口气候特征,“天上无飞鸟,地上无杂草。风吹石头跑,四季穿棉袄”。我们真的是遇上了!团员们大都只穿着两层单衣,几个年轻记者还只是T恤加马甲,如果气温继续下降甚至降雪的话,滞留山口,危险可想而知。

此时,一辆军车驶过,我们拦车求助,可面对车子的故障,年轻的战士爱莫能助。原来,他们是远处冈巴拉塔克逊哨所的边防军人。怎么办?不论多么困难,必须尽快下山。贡桑和司机平措、丹增与我们商量,尽最大努力维持水箱的储水功能,让车能慢慢挪着走。这是摆脱困境的上上策,我们当机立断。完全土法上马:两个司机用随身携带的藏刀,硬是在箱体上鼓捣出几个小孔,把哈达扯成细条捻成缝合裂缝的线,用早餐吃剩的馒头蘸着水往缝隙上涂抹,试图让水箱破裂处抿合得更好一点,外面再用哈达绕上几层,延缓漏水的程度。经过一个多小时折腾,我们将车上几瓶饮用水倒入水箱,车子重新发动起来,大家不高兴!可没走几步,平措又说汽车脚刹失灵了。恰似一盆凉水当头浇下,大家有点沮丧。难道真要被困在山口!考虑到越往下拖延会越被动,司机决定开着病车强行下山。

我们继续让越野车先行,其余都上“病车”,大家七嘴八舌,不管了,我们的命和这车绑一起了!好一派视死如归的气概哟。嘴上虽这么说,心里却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。每个拐弯,司机都小心翼翼地拉着手刹,车内所有人都自觉地将身体重心向山道内侧倾斜,生怕车子向山崖那边倾斜,“99、98、97、96……”有人一公里一公里地数着逐渐递减的里程碑,每下一公里,心里似乎就踏实了一分。下到路碑70多公里处,司机又下车给仍然有点渗水的水箱加了水,给滚烫的车轮泼点凉水降温。就这样,车子一段一段往下挪,大约一个半小时后,我们的车下完了最危险的路段,到达平缓的山脚。大家一致要求下车,以车辆和冈巴拉山作背景,纪念这段难忘的路程。当相机的自动快门“咔嚓”响起的时候,大家不约而同把手指伸成了V字,或将大拇指高高翘起。藏族汉子平措也得到了一份意外的奖励,一位女记者在他脸颊上给了一个轻轻的吻!

车子继续带病行进在前往贡嘎的公路上,我的思绪却随着车轮翻滚:人类面临危险时,恐惧身不由己,也有人会打利己的小九九,人性的弱点便一览无余,不是什么虚伪的口号可以遮掩的。而人,也同样是在经受住不同寻常的考验和挑战之后,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坚强!融智汇志,迎难而上,闯关而去,就会获得脱胎换骨的成就感,获得勇敢者的自豪,获得胜利者的愉悦。采访还没结束,我似乎已经找到老任为何能在西藏带病坚持22年的答案。

若干年后,来锡访问的贡桑带来一个意外信息让人震惊,曾经载着我们脱险冈巴拉的司机平措,在他熟悉的青藏线上遭遇车祸,年轻的生命永远融进了生他养他的雪域高原。他的脸庞和冈巴拉的山道一起,深深镌刻在我的心上。

片羽

## 江南的秋

| 姜鲁宁文 |

对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来说,生命旅程已经“阅尽人间春色”。我们眼中的美,不再是春天娇羞的美,而是更趋同于秋日那种成熟的壮美。

我以为写江南秋日胜景的诗词,当推王安石的《桂枝香》:“登临送目,正故国秋,天气初肃。千里澄江似练,翠峰如簇。征帆去棹残阳里,背西风,酒旗斜矗。彩舟云淡,星河鹭起,画图难足。念往昔,豪华竞逐,叹门外楼头,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对此,漫嗟荣辱。六朝旧事随流水,但寒烟衰草凝绿。至今商女,时时犹唱,《后庭》遗曲。”这首词作把江南秋色写得栩栩如生,似有生命其中。

江南的秋,不同于北国,绝无暮气,绝无肃杀之气。当我行走太湖之滨,我看到村庄、田野、树林和溪流依然呈现出浓绿的色调,到处是透着阳光的篱笆和篱笆中盛开的鲜花,明媚沉静的粉墙前、黛瓦下,几乎看不到落叶的踪迹。只有临水的丛林间,像火苗般摇动的红枫树,告诉人们:秋已深了。当我攀缘在天目山间,我听到无数的昆虫在鸣叫,无数的鸟儿在歌唱。它们在林间和天空中自由飞翔。山核桃、山楂、栗子、茱萸、金果缀满树梢,各色无名的花朵在秋风中左右摇曳。“秋花舞蝶苍烟里,古木啼鸦返照中”。一袭清流,将山间景色尽数倒映,山间水中,亦真亦幻,两幅秋色图,构成一个童话的世界。

江南的秋,有一种深沉的美。她像是一位曾经沧海的绝色佳人,体态丰腴,撩人情思。热烈中蕴含恬静,清丽中透出妩媚,激情中透出成熟。她不像北国的秋天,落叶缤纷,山童树秃,而是色彩浓郁,厚重甘醇。原本青翠的树叶,在秋天幻化成了浅橙、鹅

黄、墨绿、深红;无论是大湖、池塘还是小河、溪流,都由清浅透亮变得凝碧似玉。她们倒映着山色花木、倒映着小桥、流云、倒映着红男绿女,把天地万物一起照进自己的妖娆之中。江南秋到处演绎着丹青妙笔,它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美丽画卷。

人生天地间不过百年,就像一片流云,在天地间匆匆而过。春的繁复、夏的喧嚣、冬的严酷,都不适合人坐下来静思。只有秋是安静的。天干净了,水清澈了,树木花草各自结果生实,人也开始静下来,收获自己的思想。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。到了知天命的年龄,孔子开始学习周易,追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。人在生命的秋天,开始成熟了,犹如江南苏州洞庭的金桔、无锡阳山的水蜜桃。

江南秋日,我最爱山间水畔的染霜枫叶。她时时让我想起杜牧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优美诗句。青青的水,红红的叶,就算是丹青高手也难以画出那种雅致,那种意境。天地间是那样的通透而和谐,每当此时,我都不禁轻轻驻足,我想人生秋的颜色也应该如同枫叶一般吧。

此时,走近运河畔,一轮明月挂上树梢,又俏皮地滑进水里。于是天上一个月亮,水中一个月亮,在这秋夜中尽情挥洒银色的光芒。天风浩浩,月儿圆圆,天地间没有一丝声音,在这静谧的江南秋夜,你听得到自己怦怦的心跳。睹物思人,你会遐思激荡,想到很多很多。是家乡、是亲人,还是心上的姑娘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念和思想。

如果赶不上春天的脚步,那就在秋的时节到江南来吧。江南的秋真的美艳。



徽州秋

摄影 邓艾菁